

时间的沙漏

王 优

阳光灿烂,树在摇摆枝叶,鸟在卖弄嗓子,大红公鸡在田野里踱来踱去,不时仰头喔喔几声,中气十足的样子。

我们在院子里打羽毛球。阳光从高高的树端探进来,树似乎也长出了金色的翅膀。初日照高林,绿树笼山村。这样的景象很有些人让人沉醉恍惚。

白色的羽毛球飞来飞去。某一刻它融在金色的光里,似乎就要飞上天去,不打算落回人间。是呀,人间多疾苦。稍一愣神,啪,羽毛球砸在鼻头上。

几圈下来,有些气喘吁吁。好久不打,手脚生疏了,跑来跑去,背上微微冒出些汗,浑身筋骨倒是活络多了。

听得见鸟声,却看不见鸟影。隐身在浓荫里的雀子,并不甘心做个安静的看客,叽叽喳喳,指点评说,饶有兴致。

桑枝已绽出两三片小叶子,嫩黄柔软,有生命初生的羞涩和喜悦。菜花渐次多起来,星星点点的金黄蔓延开去。青菜呀,麦苗呀,豆秧呀,不觉其增,却日有所长,让人惊觉时光飞逝。

母亲从地里回来,显得很高兴。“你姐姐说,早晨听到阳雀叫了。”“阳雀?怎么叫的呀?”“我也学不来,好像是飞飞鸿——飞飞鸿——”母亲笑。啊!我也听到了,还远着呢,在山那边。母亲于是更高兴了。“阳雀来得早,雨下得早,栽秧不愁水了——阳雀来到清明前,高山高地好种田。”母亲说。

她用筷子慢慢拨匀簸箕里的水糯米粉。雪白的汤圆面浸泡在早春的阳光下,散发着淡淡的甜糯的气息。在她心里,似乎没有春耕夏种的忙碌,没有早出晚归的辛劳,没有垂垂暮老的悲伤;只有风调雨顺的欣慰,终日劳作的充实,劳有所获的愉悦。

太阳照在母亲身上,她鬓边的白发晶晶亮。在不能确定的阳雀声里,好像汨汨春水已经哗啦啦灌满田地,秧苗起伏,黄灿灿的稻浪十里飘香……

弟弟在院里拾掇木柴。油锯呜呜呜呜响,一会儿,这些从河边拖回来的木头桩子被截成一段段,再用斧头劈开成块,整整齐齐码放在檐下。桑树,蜡树,麻柳树,枇杷树,黄荆子……燕麦片一样的锯木粉越积越厚,湿木特有的气味弥漫开来。

有一颗苦楝树,又大又直,截下一段就是一个天然的圆木凳子。弟弟一气锯下8个凳子,一张小几,摆放在院子里。他说,桌凳都齐了,就差茶水和瓜果了。来呀,坐起,晒太阳。大家喜滋滋坐上去,哇!又平又稳,舒服。

小几直径两尺多,是苦楝树的根部。一方三分之一处已被蛀空,形成一个树洞。数一数年轮,居然有26圈。父亲说,当年砍树建房,根边一细枝,不过拇指大小。一晃20多年过去,小树已然长成了合抱之木。

想起对面的雪坡梁。记忆里光秃秃一片,见不到几棵像样的树,草也稀稀拉拉,盖不住土。大岩山下,从山脚到山顶,一台台土叠上去,每一寸都种庄稼,巴掌大的岩坡也开垦出来,豌豆麦子,玉米红薯,一茬接着一茬。

童年的隘楼和欢乐,洒满了荒山野坡。捡地衣,拾柴禾,骂群架,唱山歌。割过悬崖上的梭梭草,刨过岩洞里的地蜗牛,啃过生红薯,嚼过嫩豆角……

光阴荏苒,岁月无言。

那日一时兴起,重上山去。但见林木莽莽,荒草连天。漫山遍野,再不见庄稼的影,疯长的草木席卷了薄田瘦土。乔木参天,灌木丛生。齐腰没膝的茅草起伏成一片汪洋,密密匝匝的树木快要砌成不透风的墙。

时光汹涌而来,记忆呼啸而去,除了哑然还是哑然,甚至发不出喟叹。草木封路,人迹俱无。黄色涌起,无边无际,盛大而浩荡,令人眩晕。

百无一用的马桑子,攻城略地,开疆拓土,已由坎边地角侵入到中央地带,它们张牙舞爪,俨然跻身乔木之列。密集的花朵,一簇簇,一串串,红红火火,像一挂挂鞭炮,不知哪个清晨或者正午,就要噼噼啪啪炸响。

少时常挖的野葱,似乎已经绝迹。寻来寻去,好不容易在茅草中发现一两棵,细若牛毛,恍若岁月的指缝漏掉的一缕微光。掀开泥土,绿豆大小的鳞茎像是沉埋时光里的小小珍珠,一晃眼,便滚落不见。

进与退,生与灭,自然会完成修复与调节。衰落崛起,河东河西,轮回里隐藏着无尽的奥秘。人离不了自然,自然却可以独立于人类之外。没有了人类的干扰,自然活得充沛而洒然。

站在山顶向下望,隐约可见浓荫里散落的小村庄。白墙黛瓦在阳光下跳跃;鸡鸣狗吠在寂静里隐伏。山风猎猎,时间的沙漏沉淀着悲欣交集的过往,记忆的双手有意无意地,便捡拾起了那些明媚的忧伤……

霞映宜城
石颖 摄

血沃丰碑

吴小平

孙敬纯,又名孙敬忠,字惟怀,1905年6月出生于望江县麦元乡沙堰沟(今鸦滩茗南村)一个农民家庭,在兄弟三人中排行老二。他自小好学,生性活泼,思想敏锐,1920年考入太湖县立中学堂。学生时代的孙敬纯热爱劳动,每当节假日回家,总是下田耕作,不失劳动人民本色,对贫病孤弱者深切同情。在太湖读书期间,孙敬纯受“五四”反帝爱国运动影响,渴望救国救民。1926年,桂系某部团长陈雷在太湖县更换旗帜,宣布参加北伐,孙敬纯和进步学生积极参与声援北伐军活动。是年,孙敬纯毕业回乡,积极宣传革命形势,与贫苦农民打成一片。

1928年3月,太湖人甘信元受组织委派,负责开辟太湖望地方党组织。甘信元随后在太湖交界发展叶仁山(太湖)、叶义山(太湖)、孙敬纯(望江)等人加入共产党。是月底,中共太湖支部在太湖交界大石岭建立特别支部,决定派特支委员孙敬纯到望江尚花棚(今长岭南台村)一带开展活动。孙以开杂货店为掩护,先后发展董得煌、孙大朵、孙帮瑞等5名党员,成立了党小组,孙任组长,9月扩建为支部,孙任书记,隶属太湖特区委领导。尚花棚支部是望江第一个中共基层组织,它的诞生是望江近代革命史上一个重大事件。此后,尚花棚成为太湖望党组织一个重要活动据点,党组织渐具规模。

1930年3月,根据安庆中心县委决定,望江特支在尚花棚建立,隶属同时成立的太湖县委,孙敬纯任特支书记。4月,望江特支扩建为望江区委,仍隶属太湖县委,孙敬纯任区委书记,时有党员50余人。党的组织在望江建立与发展,为农民运动的兴起,在思想上、组织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1930年初春,太湖、望江连续50多天干旱无雨,春荒严重,农民以树皮、草根为食日益普遍,而土豪奸商乘机屯粮牟利,稻谷价格由每石两块银元飞涨到5元。3月下旬,中共太湖县委在尚花棚召开县委扩大会议,分析当前有利革命形势,认为必须以党组织为核心,迅速组织农民武装,开展打土豪、分粮食的农民武装暴动,会上讨论了打击对象和行动计划。随即,孙敬纯在尚花棚召开望江特支委扩大会议,传达了县委决定,要求党员迅速到农民中去做好宣传鼓动工作,为武装起义做好准备。

4月14日,太湖望边区农民武装起义首先在望江金鸡山开始。甘信元、孙

敬纯、陈大虎、殷幼堂等党的骨干分子和觉悟的农民共200余人从大石岭虎形地出发,直奔望江大土豪李干桢家。李干桢,金鸡山李家新屋人,曾在湖北做官,贪赃枉法,攫取大量钱财,他乘春荒抬高粮价,牟取暴利,激起公愤。晌午时分,起义队伍来到李家新屋,将李干桢家团团围住。起义指挥者向李干桢提出平价买粮,遭李干桢拒绝,起义队伍打开李家粮仓,把200多担粮食和1000多件衣物分给灾民,并缴获李家的枪支弹药。李干桢负隅顽抗,遂被拉到村外,绑在树上枪决了。

4月20日,甘信元在大石岭宣布“中国工农红军太湖赤卫队”正式成立。太湖赤卫队下设3个分队,叶义山、孙敬纯、卓金和分别担任一、二、三分队队长,此时赤卫队员发展到120余人。5月15日,孙敬纯率领望江赤卫队员,与太湖赤卫队员一起,围抄太湖刘山铺五羊贩大地主李伯超家。16日午后,当赤卫队胜利返回金鸡岭时,遭到太湖商团和自卫队500余人的伏击。紧急关头,为了保存力量,减少伤亡,决定由甘信元、孙敬纯率队突围,陈大虎等掩护。成功突围后,队伍连夜赶回太湖许家岭,陈大虎、殷幼堂、孙大朵等不幸被捕,几天后在太湖县城北门外英勇就义。

金鸡山遭遇战,使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损失,党组织和赤卫队转入艰苦的地下斗争。白色恐怖下的望江,国民党县长冯熙周率领自卫团昼夜搜捕共产党人,尚花棚杂货店被烧毁,联络点被破坏,以林剑谿为队长的望江第三区保卫队,先后在尚花棚、父子岭、鹤鸣山、沙堰沟等地实行“村村清、户户点”的法西斯手段,企图全部缉捉共产党人,一举消灭革命武装。

8月30日,县长马吉悦得知孙敬纯和叶仁山等在大石岭一带活动,即令自卫团和便衣队追捕,孙虽奋力反击,终因力量悬殊、弹尽援绝而被捕,其余人脱险。在狱中,孙敬纯虽饱受酷刑,但坚贞不屈。9月7日,孙敬纯在县城大北门外英勇就义,时年25岁。

孙敬纯的牺牲,是望江党组织和农民运动的重大损失,他领导的金鸡山起义虽然最终失败了,但起义从政治上、经济上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太湖望的统治,有力地配合了六霍起义和清水寨起义,声援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。同时,它造就和锻炼了一大批革命干部,唤醒了民众,扩大了党的队伍,在太湖望边区人民心中矗立了血沃的丰碑。